

# 木馬版《托爾斯泰小說全集》登台

◎ 李爽學



圖92 世界馳名的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小說全集，是中國翻譯家草嬰直接由俄文中譯完成後，由木馬文化在台灣出版繁體字版。（木馬文化出版公司 提供）

十九世紀六〇年代行將結束前，美籍基督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辦《中國教會新報》，不旋踵易名《萬國公報》，把屬於西方世界的政治與文化發展，廣汎介紹於中國人之前。廿世紀第四年，《萬國公報》刊出〈托爾斯泰傳略及其思想〉一文，把這位當時已馳名歐洲文壇的俄國小說干將引入華。再過三年，德國禮賢會傳教士葉道勝又精選托翁警世之作，在中國教徒麥梅生的襄助下推出了《托氏宗教小說選》一書，正式開啓托爾斯泰著作中譯的大工程。

托爾斯泰一生著述繁多，小說產量

尤有等身之譽。葉、麥之後，馬君武、林紓、瞿秋白和耿濟之等名家，繼起再譯，總數不下三十種。不過一套完整的托翁小說的中譯本，在中文世界卻遲遲未見，一直要待1990年代才在王智量主編下問世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），上距托翁「入華」已歷八十餘年。可惜王編確實是「編」，乃集各家而成，一來良莠不齊，二來譯者不一，文風各異，並非「善待」托翁的方法。這種現象要有所改進，恐怕又得稽延數年，待草嬰於西元1997年傾個人之力完成《托爾斯泰小說全集》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草嬰原名盛俊峰，出生於浙江鎮海，15歲就開始學習俄文，所譯托翁全集首見於上海外文出版社。據稱他之中譯全集，始於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或由《高加索故事》等書開端，其後陸續再完成其他作品。不過方其始也，草嬰面對的是中國動蕩的時局，只能斷續從事，待最後一冊脫稿，二十載歲月匆匆已過。草嬰一生浸淫於托爾斯泰的著作中，翻譯係其畢生志業。儘管如此，托翁小說本本向以龐大著稱，非有恆心毅力，譯事至難。而草嬰孜孜從事，不假外求，大概也只有中譯莎士比亞全集的梁實秋可以媲美於前。有鑑於托爾斯泰乃經典大家，2002年5月，草嬰的托翁小說全集又由台灣的木馬文化公司引介入台，從《戰爭與和平》經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與《復活》到《哈吉穆拉德》，堂堂十二巨冊，誠可謂該年台灣出版界的翻譯盛事。

草嬰下筆謹慎，看得出字斟句酌，不愧譯壇老將。然而讀其書，觀其人，我最大的感想仍然和台灣有關：大部頭作家全集的中譯，我們自梁實秋推出所譯莎著以後，迄今似乎已成絕響，其因安在？早在木馬刊行《托爾斯泰小說全集》之前，該公司另有方平主編的《新莎士比亞全集》行世。細查之下，這些全集殆非台人手譯，全部都由中國舶來，令人汗顏之際，倍感不解。台灣的出版界其實活力甚強，

每年新出的書籍，譯作的比例不低，有時更在著作之上，何以又多屬輕薄短小之作，否則就是煽情聳動之論？這些問題，文化界與翻譯界當然難辭其咎，不過我覺得最該捫心自問的是教育界。

台灣社會早已由計畫經濟走向資本主義，讀者的閱讀品味和外在環境互動日深，所以「隨波逐流」，往往就跟著時潮走。教育乃所謂百年樹人的大計，本來應該帶領社會，以文化火車頭自居。可惜實情往往不是如此，教育界反而常「順應民意」，在「市場經濟」的驅使下而令價值觀就讓「市場」給「導向」了，又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以「速成」為尚，唯恐落人之後。因此之故，我們歷來的閱讀基礎也跟著鬆動，屬於往聖先賢的「經典」尤常被波及，此點殆東西方皆然。「經典」一詞，甚至具有諷意，學生聞之色變不談，連授課教師也落荒而逃，於是機杼另出，競相以新以奇吸引學生。「機杼另出」未必是壞，古來許多「經典」確實也弊多於利，不過因此而致喪失歷史感，從而忘卻人之所以為人之根本價值，那就弄巧成拙，我看得不償失。台灣這種淺碟子的教育，外文系所的問題最大。學生可以精通流行小說家或理論家，卻昧於這些人所出的古典傳統。於是因因相襲之下，終於禍延譯界，而最明顯的症狀就是言必及「利」，沒錢賺就不推磨。凡屬「全集」，

## 邱若山 中譯 佐藤春夫 《殖民地之旅》

◎ 嚴小實

不幸都是系統翻譯，譯來辛苦，所獲也是蠅頭小利，台灣譯家眼尖，哪裡肯譯？《托爾斯泰小說全集》這種書還是大部頭著作，耗時經年乃尋常事耳，台灣譯者當然退避三舍。

教育帶來的翻譯弊病不少，我們還可加上學術價值觀衍生的原因，蓋翻譯——即使是精心製作的「譯注本」——往往登不上「學術業績」的檯面，所以學界中人若效草嬰，垂二十年於翻譯托翁，我想在競爭上升等落空不談，到頭來還可能連職位都不保。我不知道同類問題中國是否也有；然而人心浮動，譯家難以沉潛於經典的譯事，在台灣卻是千真萬確，而且係譯界共相，難以撼動。坦白說，一部翻譯的《托爾斯泰小說全集》對於豐富文化，增麗傳統的貢獻，絕對高過數本托翁小說的研究，然而學界中人「在商言商」，在眼前利害得失的考量之下，選擇後者的人必定高過前者。如再以今天教育所重的語言及其教學傾向來看，要梁實秋再世都難，更不談草嬰這類俄文譯家的培養了！

教育界怪狀百出，譯界也跟著異狀頻仍。話說回來，中國和台灣所幸語言共通，《托爾斯泰小說全集》可由簡體字易為繁體，讀者故而依然可以一飽「眼福」。而台版一出，我們的翻譯文化也可再得鏡鑑，至少可供反省之用，對有心人而言，當然是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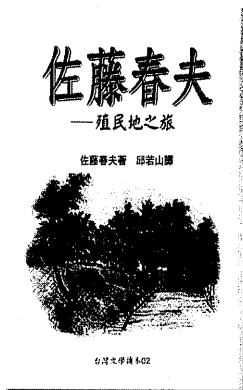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3 邱若山經歷6年中譯《佐藤春夫——殖民地之旅》，終於成書出版。（林祝如 攝）

2002年9月草根出版公司出版了邱若山中譯的《佐藤春夫——殖民地之旅》，將日本小說家、詩人佐藤春夫在1920年間來台旅遊三個月後，陸續發表跟台灣相關的作品，結集出版，不但豐富台灣文學內容，也提供戰後對日治時代台灣歷史、文學研究更多的材料。

佐藤春夫（1892～1964），日本和歌縣新宮市人，曾師事謝野鐵幹·晶子夫婦、永井荷風，與谷崎潤一郎、芥川龍之介同為大正（1912～1925）時期活躍的作家，受唯美主義的影響相當深。代表作有小說《田園的憂鬱》、《都會的憂鬱》、《晶子曼陀羅》；詩集《殉情詩集》、《我的一九二二年》等。1920年，佐藤因愛慕好友谷崎潤一郎之妻，心情矛盾、抑鬱寡歡，恰巧受在台執醫好友的邀約，於是決